



15
1125
24止



門 15
號 1125
卷 24

讀書雜誌餘編下

高郵王念孫

楚辭

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

離騷余雖脩姱以鞿羈兮

今本脩上有好字臧氏用中拜經日記曰王注云言已雖

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絕遠之智釋脩字姱好之姿釋姱字不言好脩余雖脩姱以鞿羈兮與上苟余情其信始以練要兮同一句法舊本脩上有好字者因下文多言好脩而衍今依臧說刪謇朝諝而夕

替王注曰鞿羈言為人所係累也諝諫也替廢也言已

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已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

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念孫案雖與唯

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為人所係累也唯字古

志餘下



或借作雖大雅抑篇曰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言女唯
湛樂之從也無逸曰惟耽樂之從管子君臣篇故民迂則流之民
流通則迂之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
能塞之言唯有明君能如此也莊子庚桑楚篇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釋文曰一本唯作雖皆其證也嘗讀惜誦
嘗不可釋之嘗嘗詞也非上文嘗嘗為患之嘗

長余佩之陸離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王注曰陸離猶參差
眾貌也念孫案陸離有二義一為參差貌一為長貌下
文云紛總總其離合兮斑陸離其上下司馬相如大人

賦云攢羅列歇叢以龍首兮衍曼流爛彥以陸離皆參
差之貌也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
為高貌則陸離為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云帶長鋏之
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
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巷王注曰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
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續敘其業育養品
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序而可歌

也左氏傳曰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
謂之九歌夏康啟子太康也娛樂也縱放也圖謀也言
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
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居閭巷失
尊位也尚書序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
子之歌此佚篇也洪氏補以山海經云夏后開上三嬪
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名啟登天而
竊以下用之天問亦云啟竊竇商九辯九歌王逸不見
山海經故以為禹樂巷里中道也此言太康娛樂放縱
以下失邦耳五子之失乎家巷太康實使之戴先生屈

原賦注曰言啟作九辯九歌示法後王而夏之失德也

康娛自縱以致喪亂康娛二字連文篇內凡三見引之曰洪釋九辯

九歌戴釋康娛皆邛確矣其以夏為夏后氏之夏則與

王注同今案夏當讀為下左氏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皆作夏陽

即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

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歌九招者也郭

璞注引開筮曰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亦其證也

自啟九辯與九歌以下皆謂啟之失德耳言啟竊九辯

九歌於天因以康娛自縱於下也詒謀不善子姓姦回

故下文有不顧難以圖後云云也墨子非樂篇引武觀

日啟乃淫溢康樂于野飲會將將銘筦磬以力湛濁于
酒渝會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式竹書帝啟
十年帝巡守舞九招干大穆之野皆所謂下康娛以自
縱者也解者誤以啟九辯與九歌為美啟之詞又誤以
夏為夏后氏之夏是以詰籀為病矣又案五子用失乎
家巷失字因王注而衍注內失國失尊位乃釋家巷二
字之義非以文中有失字而解之也五子用乎家巷者
用乎之交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日康娛而自忘兮厥
首用大顛隕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是也若云
五子用失乎家巷則是所失者家巷矣注何得云兄弟

五人居閭巷失尊位乎

文選李周翰注云五弟失尊位家於閭巷失尊位三字在

五弟之下則唐本已誤衍失字

楊雄宗正箴曰簪在夏時太康不恭有

仍二女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亦足證家巷
之文為實義而用乎之文為語詞也巷讀孟子鄒與魯
闕之闕劉熙曰闕構也構兵以鬪也五子作亂故云家
闕義見下家猶內也若詩云蝨賊內訌矣闕字亦作闕呂
氏春秋慎行篇崔杼之子相與私闕高誘曰闕鬪也私
闕猶言家闕闕之為闕猶闕之為巷也闕之通作巷猶巷之通作闕法
言學行篇一闕之市闕即巷字宗正箴作五子家降降亦闕也呂氏春
秋察微篇楚卑梁公舉兵攻吳之邊邑吳王怒使人舉

兵侵楚之邊邑吳楚以此大隆大隆謂大鬪也隆與降

通書大傳隆谷鄭注曰隆讀如厯降之降荀子天論篇隆禮尊賢而王韓詩外傳隆作降齊策歲入月降雨

下風俗通義祀典篇降作隆是隆與降通也呂氏春秋吳楚大隆高誘曰隆當作格格鬪也案隆亦格鬪之名

字可不改逸周書嘗麥篇曰其在殷之五子殷當作夏忘伯禹之

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

壽思正夏略五子胥興作亂所謂家鬪也五子即五觀

也楚語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

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五觀或曰武

觀竹書帝啟十年帝巡守舞九招于大穆之野十一年

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十五年武觀以西河叛彭伯壽

即周書所謂彭壽帥師征西河武觀來歸墨子引武觀亦言啟

淫溢康樂于野是五觀之作亂實啟之康娛自縱有以

開之故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

圖後兮五子用乎家巷也王注以家巷為家居閭巷失

之矣五子家巷即當啟之世揚雄宗正箴及王注以為

太康時亦失之矣

又何芳之能祇

椒專佞以慢惰兮檄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入兮

又何芳之能祇王注曰祇敬也言苟欲自進求入於君

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引之曰

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非不能敬賢之謂也上文云蘭茝變而不芳意與此同逸周書文政篇祇民之於謂振民之於也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祇作振柴誓祇復之魯世家祇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曰祇或作振

簫鍾兮瑤篴

九歌緬瑟兮交鼓簫鍾兮瑤篴鳴鬴兮吹竽簫一作簫簫鍾句王氏無注洪補曰瑤篴以美玉為飾也洪邁容齋續筆曰洪慶善注東君篇簫鍾一蜀客過而見之曰

一本簫作擗廣韻訓為擊也蓋是擊鍾正與緬瑟為對耳念孫案讀簫為擗者是也廣雅曰擗擊也玉篇音所育切廣韻又音蕭擗與簫蕭古字通也瑤讀為搖搖動也招魂曰鏗鍾搖篴王注曰鏗撞也搖動也文選張銑注曰言擊鍾則搖動其篴也義與此同作瑤者借字耳緬瑟以下三句皆相對為文若以瑤為美玉則與上下文不類矣

不能固臧 羌不知余之所臧

天問白蜺嬰蕪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王注曰蕪白雲透移若蛇者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學仙於王

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弗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念孫案如王所述崔文子事則臧字

當讀為藏古無藏字借臧為之

說文無藏字魯語曰掩

曰天子臧珠玉諸侯臧金石墨子耕柱篇曰不舉而自

臧不遷而自行荀子解蔽篇曰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

所謂虛漢書禮樂志臧於理官顏師古曰古書懷藏之

字本皆作臧漢書例為臧耳漢敦煌長史武班碑勳臧

王府衛尉衡方碑用崔文子引戈擊蜺而墮其藥故云

得夫良藥不能固臧若訓臧為善則義與固字不相屬矣又九章云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臧亦

莫知余之所有意與此同也王訓臧為善亦失之

設張辟以娛君兮

九章贈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

兮願側身而無所王注曰辟法也言讒人設張峻法以

娛樂君念孫案此以張辟連讀非以設張連讀張讀弧

張之張周官冥氏掌設弧張鄭注曰弧張罌孳之屬所

以局絹禽獸辟讀機辟之辟墨子非儒篇曰大寇亂盜

賊將作若機辟將發也莊子逍遙遊篇曰中於機辟外

於罔罟司馬彪曰辟罔也

辟疑與繫同爾雅繫謂之罌罌罟也罟謂之罌罌覆車也

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

山木篇曰然且不免於罔羅機

辟之患鹽鐵論刑德篇曰尉羅張而縣其谷辟陷設而當其蹊楚辭哀時命曰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王注以機臂為弩身失之惟機臂與機辟同此承上文矰弋尉羅而言則辟非法也

心絪結而不解兮

心絪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王注曰絪懸也蹇產詰屈也念孫案絪亦結也廣韻絪絲結也史記律書曰秦二世結怨匈奴絪禍於越是絪與結同義絪結雙聲也蹇產疊韻也凡雙聲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

悲江介之遺風

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王注曰遠涉大川民俗異也念孫案上文云欵秋冬之緒風王注欵歎也下文云悲秋風之動容兮又云悲回風之搖蕙兮則此云悲江介之遺風亦謂風雨之風非風俗之風也文選聖臣頌追奔電逐遺風李善曰遺風風之疾者楊雄甘泉賦輕先疾雷而馭遺風曹植雜詩江介多悲風義本於此

願搖起而橫奔兮

願搖起而橫奔兮王注曰欲搖動而奔走念孫案搖起疾起也疾起與橫奔文正相對方言曰搖疾也廣雅同燕之外鄙朝鮮泐水之閭曰搖淮南原道篇曰疾而不搖

漢書郊祀志曰逢興輕舉逢與搖通彼言逢興猶此言

搖起矣說見漢書

懲連改忿兮

懲連改忿兮抑心而自強王注曰懲止也言止已雷連之心改其忿恨念孫案連當從史記屈原傳作違字之誤也違恨也言止其恨改其忿也恨與忿義相近若云雷連之心則非其類矣班固幽通賦違世業之可懷曹大家曰違恨也漢書敘傳違作悵廣雅悵恨也無逸曰民否則厥心違怨邶風谷風篤中心有違韓詩曰違恨也很亦恨也廣雅

曾傷爰哀

曾傷爰哀永言明志王訓爰為於曾傷於哀則為哀與曾傷相類哀與曾傷相類哀與曾傷相類爰暖哀也漢書古今人表

九辯九辯讓而遠讓而遠世相遭世相遭

貌枉... 此注以爲... 天之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

招魂王陽對曰掌寢上帝其難從也必筆于之恐後謝

之謝之一本不能復用王注曰讀書也巫陽言如必欲

先歸向求魂魄所在然後恐後世怠懈必去卜筮

之法不能復用或選呂濟注同下文巫陽焉乃

下招曰王注曰巫陽受天帝之命下招屈原之魂念

孫案此則不能復用爲句如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

焉乃者語詞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王注曰下招屈原

乃二字遺篇焉乃逝以徘徊是其證列子湯穆王等

迺觀日之所入迺與乃同今本楚辭及文選皆以不能

復用巫陽焉爲句非也不能復用者謂不用卜筮非謂

不用巫陽且用字古讀若庸與從字爲韻小雅小閔篇

從邛爲韻管子樞言篇坦坦之備不爲用與功爲韻趙

策士爲知己者用與容爲韻堯典徵庸二十論衡氣壽

篇引此庸作用皋陶謨五刑五用若以不用巫陽連讀

則失其韻矣今據王呂二注訂正

汜崇蘭些

炎風轉蕙汜崇蘭些王注曰崇充也言充實蘭蕙使之

芬芳文選呂延濟注曰崇高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安

崇蘭猶叢蘭耳文子上德篇叢蘭說文叢聚也廣雅崇

示余下

十

敬也酒誥曰矧曰其故崇飲大雅鳧鷖篇曰是崇與叢福祿來崇隱六年左傳曰芟夷蕞蘓崇之

同義

莠阿拂壁

莠阿拂壁羅幃張些王注曰莠莠席也阿曲隅也拂薄也言以莠席薄牀四壁及與曲隅復施羅幃也念孫案王以阿為牀隅則上與莠字不相承下與拂壁二字不相連屬矣今案莠與弱同阿細縉也言以弱阿拂牀之四壁也弱阿猶言弱緡淮南齊俗篇曰弱緡羅紩是也阿字或作阿廣雅曰阿練也史記李斯傳曰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以阿為東阿縣非是辨見史記淮南脩務篇衣阿錫曳齊

紩高注曰阿細縠錫細布漢書禮樂志曳阿錫佩珠玉如淳曰阿細縠錫細布司馬相如傳被阿錫揄紩縠張揖注與如淳同

臠若芳些

肥牛之臠臠若芳些王注曰臠筋頭也臠若熟爛也言取肥牛之臠爛熟之則肥濡腴美也念孫案臠熟也若猶而也言既熟而且芳也顧懽老子義疏曰若而也夫九三曰遇雨若濡言遇雨而濡也金滕曰予仁若考言予仁而巧也說見經義述聞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言幸而獲宥也而若語之轉耳若無熟義不得

與臙同訓

不沾薄只

大招吳酸蒿蓂不沾薄只王注曰沾多汁也薄無味也言其味不濃不薄適甘美也念孫案王以沾為多汁非也沾亦薄也言其味不薄也廣雅曰沾溥也曹憲音溥他嫌反與薄同漢書魏其傳注云今俗言薄沾沾

察篤天隱

察篤天隱孤寡存只王注曰篤病也早歿為天隱匿也言察知萬民之中被篤疾病早天歿及隱逸之士存視孤寡而振贍之也洪補曰篤厚也念孫案二說均有未

安篤與督同

昭二十二年左傳晉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漢書張騫傳身毒國李奇曰

一名天篤後漢書文苑傳作天督鹽鐵論說文曰督察

也是督與察同義隱窮約也

昭二十五年左傳隱民多取食焉杜注曰隱約窮困

定三年傳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奔國家言察督天歿及窮約之人存視孤

寡也

昭質既設

昭質既設大侯張只王注曰昭質謂明且也明且既設禮張施大侯使眾射之引之曰昭讀為招招質謂射埠的也埠通淮呂氏春秋本生篇曰萬人操弓共射一招高注曰招埠的也盡數篇曰射而不中反循于招何益於

中別類篇曰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
 彼有的毛傳曰的質也荀子勸學篇曰質的張而弓矢
 至焉是埠的謂之質又謂之招合言之則曰招質魏策
 曰今我講難於秦兵為招質謂以趙兵為秦之招質也
韓子存韓篇曰秦必為天
下兵質矣說林篇曰且君何釋以天
下圖智氏而獨以吾國為智氏質乎
 是其明證也作昭
者假借字耳春秋襄二十八年楚子昭史記楚世家
作招管蔡世家司徒招索隱曰或作昭設
 謂設昭質非謂設禮昭質在侯之中故即繼之以大侯
 猶詩言大侯既抗而繼之以發彼有的也若以昭質為
 明且則義與下文不相屬且明且謂之質明不謂之昭
 質也

正法弧而不公

七諫邪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王注曰弧戾也
 言世俗之人推佞以為賢進富以為能故君之正法膠
 戾不用眾皆背公而歸私也念孫案正法弧而不公公
 與容同謂己之正法戾於流俗而不見容非謂君之正
 法膠戾不用亦非謂眾皆背公而歸私也眾背公而歸
 私已在上句內此但言己之不容於世耳邪說飾而多
 曲即所謂邪曲害公也正法弧而不容即所謂方正不
 容也容與公古同聲而通用故容貌之容本作頌從頁
 公聲容受之容古作容從一公聲淮南主術篇萬民之

志餘下
所容見也容與公同齊俗篇望君而笑是公也公與容

同
款冬而生兮

九懷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王注曰物叩盛陰不滋育也引之曰急就篇款東貝母薑狼牙顏師古曰款東卽款冬亦曰款凍以其凌寒叩冰而生故爲此名師古以款凍爲叩冰義本於王注也然反復九懷文義實與王注殊指其曰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弃隨和鉛刀厲御兮頓弃太阿總言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耳款冬瓦礫鉛刀以喻小人葉柯隨和太阿以喻君子

七諫云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擢元芝兮刈樹芋荷彼言元芝猶此言葉柯也彼言芋荷猶此言款冬也鉛刀太阿取譬正與此同此言陰盛陽窮之時款冬微物乃得滋榮其有名材柯葉茂美者反凋零也款冬而生指款冬之草不得以爲物叩盛陰草之名款冬其聲因顛凍而轉爾雅菟奚顛凍郭璞曰款冬也更不得因文生訓爾雅釋魚科斗活東舍人本作顛東科斗非冬生之物而亦名顛東則謂取凌寒叩冰之意者謬矣傅咸款冬花賦云維茲奇卉款冬而生亦仍王注之誤

行叩誠而不阿兮

九歎行叩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王注曰叩擊也言己心不容非以好叩擊人之過故遂為讒佞所排逐也念孫案王訓叩為擊則叩誠二字義不相屬今案叩誠猶言款誠廣雅曰款誠也款與叩一聲之轉款誠之為叩誠猶叩門之為款門也重言之則曰叩叩繫欽定情詩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繫肘後廣雅曰叩叩誠也轉之則又為款款矣

巡陸夷之曲衍兮

巡陸夷之曲衍兮王注曰大阜曰陸夷平也衍澤也言巡行陸陸經歷曲澤之中念孫案巡陸夷及注內大阜

曰陸兩陸字皆當作陵義見爾雅此因陵陸字相似又涉注內陸字而誤又案陵夷者漸平之稱陵夷二字上分訓說見漢書連語下下平曰衍見釋名及周官左傳國語注陵夷即曲衍之貌王以陵為大阜衍為澤皆失之

律魁放乎山間

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王注曰偃促拘愚之貌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弃在山間而不見用也念孫案王以律為法魁為大又云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殆失之迂矣今案律魁猶魁壘也壘律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隱麟鬱壘師古曰壘音律路史

餘論曰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風俗通作鬱律案今本風俗通仍作鬱壘蓋後人不通古音而改之也藝文類聚果部上漢書鮑宣傳曰朝臣亾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轉之則為律魁小雅蓼莪篇曰南山律律史記畱侯世家贊曰魁梧奇偉是律魁皆高大之意正與偃促相對司馬相如曰委瑣握蹠握蹠與偃促同偃促律魁皆疊韻也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

蔽曠登於清府

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蔽曠登於清府兮咎繇棄而在壘王注云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

曰陸兩陸字皆當作陵義見爾雅此因陵陸字相似又涉注內陸字而誤又案陵夷者漸平之稱陵夷二字上分訓說見漢書連語下下平曰衍見釋名及周官左傳國語注陵夷即曲衍之貌王以陵為大阜衍為澤皆失之

律魁放乎山間

偃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間王注曰偃促拘愚之貌律法也魁大也言拘愚蔽闇之人反談論廊廟之中明於大法賢智之士弃在山間而不見用也念孫案王以律為法魁為大又云明於大法賢智之士殆失之迂矣今案律魁猶魁壘也壘律聲相近漢書司馬相如傳隱麟鬱壘師古曰壘音律路史

餘論曰山海經云神荼鬱壘二神人主執惡害之鬼風俗通作鬱律案今本風俗通仍作鬱壘蓋後人不通古音而改之也藝文類聚果部上漢書鮑宣傳曰朝臣亾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轉之則為律魁小雅蓼莪篇曰南山律律史記留侯世家贊曰魁梧奇偉是律魁皆高大之意正與偃促相對司馬相如曰委瑣握蹠握蹠與偃促同偃促律魁皆疊韻也凡疊韻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宜分訓

蔽曠登於清府

烏獲威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蔽曠登於清府兮咎繇棄而在壘王注云燕公邵公也封於燕故曰燕公也

蔽曠衛靈公太子也念孫案邵公咎繇皆古之賢臣而衛蔽曠與烏獲行不相類蔽曠謂趙之蔽曠也史記太史公自序曰司馬氏在趙者以搏劍論顯蔽曠其後也漢書司馬遷傳與此同如淳曰刺客傳之蔽曠也淮南主術篇曰故握劍鋒以今本此下脫一字雖北宮子司馬蔽蕢不便應敵蕢與曠通高注曰司馬蔽蕢在趙以善擊劍聞操其觚招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然則趙之蔽曠以搏劍聞故與烏獲竝舉之淮南稱北宮子蔽曠而并及於烏獲藉蕃可以

互證矣。自鳥獲以下四句，皆謂貴武士而賤賢臣也。

文選

度宏規而大起

西都賦：圖皇基於億載，度宏規而大起。李善曰：小雅曰：羌發聲也。度與羌古字通。度或為慶也。念孫案：度與羌聲不相近，絕無通用之理。蓋李善本度字本作慶，今本作度者，後人據五臣本及班固傳改之耳。善注原文當云：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漢書楊雄傳反離騷曰：懿神龍之淵潛兮，慶埃雲而將舉。宋祁校本云：蕭該音義曰：慶音羌。今漢書亦有作羌字者。又慶天頌而吹榮，張晏曰：慶辭也。師古曰：慶亦與羌同。又甘泉賦：厥高慶而不可虜。疆度敘傳：幽通賦：慶未得其云己。師古並云：慶發語辭，讀

與羌 慶或為度

慶字草書作慶，與度相似，故慶誤為度。同。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平津侯公孫慶。漢表：慶作度。說文：郊有大慶也。今本慶譌作度。今本作度與羌古字通。度或

為羌者，後人既改正文作度，復改注文以就之，而不知度與羌之不可通也。又案善本作慶是也。慶語詞宏規與大起相對為文，言肇造都邑，先宏規之，而後大起之也。

掘建章而連外屬 洞枋詣以與天梁

凌澥道而超西墉，掘建章而連外屬。五臣本掘作混，念孫案：連字後人所加也。建章宮在西城之外，故云掘建章而外屬。外上不當有連字。上文未央桂宮皆宮名，故云自未央而連桂宮，與此

句異且既言屬則不得更言連故張銑注曰混通也閣

道出城通達建章宮與外相屬其無連字明矣後漢書

班固傳正作混建章而外屬也又案下文經駘邊而出

駘邊洞枵詣以與天梁駘邊駘枵詣皆殿名天梁宮名以字與下三

字義不相屬亦是後人所加班固傳無以字

奮泰武乎上囿緣於泰山之阿結根泰山

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五臣本泰作太班

固傳作大注云大武謂大陳武事也念孫案作大者是

也大譌為太又譌為泰耳逸周書有大武篇秦策引詩

云大武遠宅不涉皆其證也風賦緣於泰山之阿李善本無

於字五臣本有藝文類聚引此與五五臣本作大亦是

臣同今以上下文例之當有於字大字之譌今合上下文讀之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口緣於大山之阿舞於松柏

之下此其由卑而高由谷而山所在皆然不獨泰山也

若此句獨指泰山言之則與上下文不類矣古詩冉冉

孤生竹結根泰山阿泰亦大之譌李周翰曰泰山眾山之尊夫者婦之所尊

故以喻之此曲說也此以竹喻婦山喻

夫謂婦之託於夫如竹之結根於山耳

芳草被隄

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色擘擘猗猗若摘錦布繡

燭耀乎其陂李善說芳草被隄引說文曰隄塘也念孫案被讀若披被隄者芳草之貌非謂芳草覆隄也陰蘇雙聲也被隄疊韻也擘擘猗猗重字也以上皆形容草木之盛然後總而言之曰若摛錦布繡燭耀乎其陂陂與隄一物也陳風澤陂傳曰陂澤障也一切經音義二引李巡爾雅注曰隄障也若上言隄而下言陂則複矣

填流泉而為沼

東都賦填流泉而為沼李善曰順流泉而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改為填引之曰填當為慎草書之誤也慎順古字通故昭明改順為慎

嘉祥阜兮集皇都

白雉詩啟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念孫案嘉祥句蓋後人所加此句詞意膚淺不類孟堅手筆且寶鼎詩亦可通用其可疑一也下文發皓羽兮奮翹英正承白雉素鳥言之若加入此句則上下文義隔斷其可疑二也明堂辟雍靈臺三章章十二句寶鼎白雉二章章六句若加入此句則與寶鼎詩不協其可疑三也李善及五臣本此句皆無注其可疑四也後漢書班固傳無此句其可疑五也

錫用此土而剪諸鶉首

西京賦晉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帝
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薛綜曰翦盡
也李善曰盡取鶉首之分為秦之境也引之曰薛訓翦
為盡盡諸鶉首殊為不詞李云盡取鶉首之分亦與翦
諸之文不合今案翦讀為踐文王世子不翦其類也周
官甸師注引翦作踐玉藻
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法踐當為翦踐居也謂居之於鶉首之虛也晉
曰實沈之虛晉人是居方言曰慰廛度兀也兀今通
作居東齊海岱之
閒或曰踐趙注孟子盡心篇曰踐履居之也晏子問篇
曰後世孰踐有齊國者皆其證也

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

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薛綜
曰言高帝圖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
宜定以為天邑念孫案意亦猶抑亦也抑與意古字通
論語學而篇求之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意大戴禮
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顛頭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
與荀子脩身篇曰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
所止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並與抑亦同宜讀
曰儀儀度也度其可安定之地以為天邑也說文曰儀
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
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宜古字通小雅角弓篇如會
宜餗韓詩宜作儀
楚語采服之儀周官春
官鄭司農注引作宜薛云思可宜定以為天邑失之

嗟內顧之所觀 嗟難得而覩縷 嗟難得而

備知 嗟孰可爲言己 嗟見偉於疇咎

念孫案王逸注離騷曰羌楚人語詞也文選內羌字多作嗟因譌而爲嗟俗書嗟字作嗟嗟字作嗟二形相似而誤後人多見嗟少見嗟故莫能正之而京賦嗟內顧之所觀李善注小雅曰嗟發聲也兩嗟字皆嗟字之譌而都賦慶宏規而大起李注小雅曰羌發聲也慶與羌古字通是其證若嗟則歎聲非發聲也五臣本作嗟訓爲歎聲失之矣吳都賦嗟難得而覩縷劉逵注小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兩嗟字亦嗟字之譌既云楚人發語端其爲嗟字明矣古文苑王延壽王孫賦元難得而覩縷本書王融曲水詩序羌難得而稱

計章樵李善注引吳都賦竝作羌雪賦嗟難得而備知義本吳都亦是嗟之譌也思元賦嗟孰可爲言己嗟亦嗟之譌後漢書張衡傳作羌是其證也蜀都賦嗟見偉於疇咎其字正作嗟張伯顏本如此他本則譌作嗟矣蔡邕瞽師賦嗟求煩以愁悲字亦作嗟

交綺豁以疏寮

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疏寮李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以爲寮也蒼頡篇曰寮小窻也念孫案交綺豁以疏窻殊爲不詞今案交綺卽窻也廣雅曰豁寮空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蒼頡篇曰寮小空也說文曰疏通也豁以

疏寮皆空虛之貌既言豁而又言疏寮者文重詞複以申明其意若大人賦言麗以林離叢以龍茸疹以陸離矣

若驚鶴之羣熊

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熊念孫案若驚鶴之羣熊文不成義羣字與伎氏綺豸纏爲韻蓋罷字之譌韋注吳語曰罷歸也廣雅同言若驚鶴之羣歸也

莫我能形

東京賦飛閣神行莫我能形薛綜曰人不見行往故曰神形謂天子之形容言我無能說其形狀也念孫案薛

說甚迂廣雅曰形見也言行於飛閣之中莫我能見也史記秦始皇紀正義引應劭曰於馳道外築牆天子於中行外人不見

感懋力以耘耔

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念孫案感字與下五字義不相屬蓋咸字之誤咸皆也言皆勉力也

時乘六龍

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鑿華鍾李善曰周易曰時乘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念孫案如李注則正文本作乘時龍故先引周易時乘六龍而卽繼之曰

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言此與周易異義也各隨其時
謂若春乘蒼龍夏乘赤駟之屬是也東都賦亦云登玉
輅乘時龍此作時乘六龍者因注引周易而誤撫玉輅
以下四句句各三字此句獨多一字與上下不協

盈溢天區

聲教布濩盈溢天區薛綜曰天區謂四方上下也引之
曰據薛注則天區當爲六區思元賦上下無常窮六區
李善亦云六區上下四方也天六二字篆隸皆相似故
六譌作天

西朝顛覆而莫持

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
顛覆而莫持薛綜曰謂王莽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
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顛隕無復扶持也念孫案
薛說非也西朝顛覆謂王莽篡漢耳言臣陵其君國本
墮壞故王莽得爲篡逆函谷雖擊柝於東西京已顛覆
而莫持明患不在外而在內也若以三輔兵誅王莽爲
西朝顛覆則與上文臣濟侈以陵君二句義不相屬且
平子不當稱亡新爲西朝也

亂北渚兮揭南涯

南都賦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李善

曰爾雅曰正絕流曰亂說文曰揭高舉也呂向曰揭猶

指也念孫案李解揭為高舉與南涯二字義不相屬呂

解揭為指古無此訓皆非也今案揭讀為渴廣韻揭揭

聲相同故字相通渴息也言自北渚絕流而渡息乎南涯也小

雅菀柳篇不尙渴焉毛傳曰渴息也召南甘棠篇作憩

字又作偈甘泉賦度三巒兮偈棠黎韋昭曰句法正與

此同

酌清醑

蜀都賦酌清醑割芳鮮五臣本清醑作醪醑念孫案醪

醑與芳鮮相對為文則作醪者是也今作清醑者後人

以李注引詩既載清醑而改之耳不知李注白解醑字

非兼解清醑二字其醪字已見南都賦故不重注也北

堂書鈔酒食部八引此正作酌醪醑

齷齪而筭

吳都賦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笏魄而論都抑

非大人之壯觀也念孫案齷齪而筭下當有地字齷齪

而筭地笏魄而論都相對為文劉逵注云言筭量蜀地

亦是曲僻之士則筭下原有地字明矣

英雄之所躓

翫其磧礫而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

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善曰方言曰躔歷行也呂延濟曰不見上國不知英雄之所行歷也念孫案李呂以躔為行歷非也躔居也英雄之所居謂吳都也吳都為英雄之所居猶玉淵為驪龍之所蟠故曰不窺玉淵未知驪龍之所蟠不覩上邦未知英雄之所躔也李注月賦引韋昭漢書注曰躔處也處亦居也方言曰塵尻也居古居字東齊海岱之間曰塵魏風伐檀傳曰一夫之居曰塵孟康注漢書王莽傳曰纏居也塵躔纏字異而義同

雜插幽屏 宋玉於是陋其結綠

頰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玉隱賑賦嶷雜

插幽屏精曜潛頰李善曰潛頰謂潛淡而有光頰爾雅曰頰光也今李善本頰字皆誤作頰

五臣本作頰李周翰曰雖在幽僻之處常頰然有異光今據改砉陟山谷倚岸為之不

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玉於是陋其

結綠李善曰幽屏謂生處也李周翰曰雜插幽屏謂雜

生隱僻之處屏僻也念孫案幽屏當為幽屋字之誤也

幽屋謂山也言眾寶隱賑賦嶷雜插於山中也幽屋猶

言幽室謝靈運登永嘉綠嶂山詩云懷遲上幽室是也

屋與樸玉谷黷綠為韻若作屏則失其韻矣宋玉當為

宋玉劉逵注引史記宋有結綠是結綠為宋之寶故曰

宋王於是陋其結綠宋王與隋侯相對為文無取於宋玉也

悠悠旆旌

悠悠旆旌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垌念孫案悠悠旆旌者當作悠悠旆旌者詩曰悠悠旆旌又曰彼旃旒斯胡不旆旆是也今本旆旆作旆旌即因詩悠悠旆旌而誤悠悠旆旆皆旆旌之貌故云悠悠旆旆者相與聊浪乎昧莫之垌上文云趨譚拉蹠若離若合者相與騰躍乎莽貫之野文義正與此同若云悠悠旆旌者則者字之義不可通李善及五臣皆不釋旆旆二字蓋所見本已

誤為旆旌矣

與夫唱和之隆響 有殷坻積於前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聒有殷坻積於前曲度難勝念孫案與夫唱和之隆響二句句法參差而文義不協與夫二字乃一舉字之誤舉亦動也舉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聒句法正相對有殷坻積於前於前二字後人所加也有殷坻積言其聲殷然若坻積也漢書楊雄傳嚮若坻積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也坻其山堆俯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積見文選解嘲注句法與詩有瀾濟盈有鸞雉鳴相似若云有積與積同

四字為句若上句多二字則句法參差矣後人以李周翰注云其聲若山積於前故加於前二字不知李注自加於前二字以申明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其失甚矣

若吾子之所傳

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念孫案吾者東吳王孫自謂也吾下子字後人妄加之耳呂向注云如我所傳則吾下原無子字明矣

冒六英五莖

魏都賦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念孫案冒六英五莖句法

甚累且英莖與韶夏相對為文若加六五二字則與上句不協後人以李善注引樂動聲儀帝嚳樂曰六英帝顓頊樂曰五莖因加六五二字不知李注自解英莖二字非并解六五二字也

判殊隱而一致

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念孫案此本作判隱顯而一致言易與春秋雖有隱顯之分而其致一也張載注云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李善云言大易春秋隱顯殊而合德若一皆其明證矣後人以張李二注內皆有殊字遂加入殊字而

刪去顯字不知注內殊字是解正文判字而正文內本有顯字故二注皆言隱顯也若云判殊隱而一致則文不成義矣

亾國肅乎臨淵

甘泉賦龔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亾國肅乎臨淵服虔曰桀作璇室紂作傾宮以此微諫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亾國為戒若臨深淵也念孫案正文內亾國二字後人所加也應云以亾國為戒者承上璇室傾宮言之以申明肅乎臨淵之意後人不審輒於正文內增入亾國二字亾國肅乎臨淵斯為不詞矣五臣本及漢

書楊雄傳皆無此二字

友仁義與之為朋

羽獵賦建道德以為師句友仁義與之為朋念孫案友仁義與之為朋殊為不詞蓋後人不解與字之義因於與下加之字耳今案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為朋句法正相對友親也見廣雅與猶以也言親仁義以為朋也漢書楊雄傳作友仁義與為朋是其明證矣召南江有汎篇曰不我以又曰不我與鄭箋曰以猶與也以可訓為與與亦可訓為以繫辭傳曰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言可以酬酢可以祐神也論語陽貨篇曰鄙夫可

與事君也與哉言不可以事君也中庸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言可以入德也史記袁盎傳曰妾主豈可與同坐哉言不可以同坐也以與聲相近故二字可以互用管子形勢篇曰讒巨者可以遠舉今本巨譌作臣辯見管子顧憂者可與致道呂氏春秋樂成篇曰故民不可與慮化舉始而可以樂成功史記貨殖傳曰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以與二字互用正與此同也以與聲相近故又可以通用鄉射禮各以其耦進今文以為與越語節事者與地史記越世家與作以論語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匡謬正俗引

此與作以史記妾主豈可與同坐哉漢書與作以

忿戎王之淫狡

北征賦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失貞李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猾也念孫案李說非也狡讀為媯媯亦淫也襄九年左傳弃位而媯不可謂貞杜注曰媯淫之別名作狡者俗字耳

而才難

而征賦當音鳳恭顯之任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而外之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今李善本如此六臣本作名才難不其然乎五臣作名難不

其然乎呂延濟曰音鳳之流其舛之日曾不得與蕭曹等十餘公之僕隸齒列名器之難其如此矣念孫案作名難者是也音鳳恭顯生前赫奕而舛後無名是富貴易得而名難得故曰名難不其然乎此用論語句法故李善引才難不其然乎爲證其實論語言才難此言名難句法雖同而意不同也六臣本作名才難者後人以李善引論語才難故芻記才字而傳寫者遂誤合之也今李善本作才難者又後人以名才難三字文不成義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才字而刪名字斯爲謬矣

昭列顯於奎之分野

魯靈光殿賦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念孫案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句法甚累旣言昭而又言顯亦爲重沓蓋正文本作昭列於奎之分野後人以李善注云其光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因於正文內加顯字不知注內顯字乃承上昭列而申言之非正文所有也不審文義而據注妄增各本相沿不改其亦弗思之甚矣

參旗九旒

景福殿賦參旗九旒從風飄揚李善曰周禮曰熊旗六旒以象伐毛萇詩傳曰參伐也然伐一星以旗象參故曰參旗周禮曰龍旂九旒今云參旗九旒蓋一指旗名

一言旒數可以相明也李周翰曰參三也旗上畫日月星九旒九旗也念孫案二李之說皆非也參旗九旒皆星名言旌旗之旒從風飄揚象天之有參旗九旒也參旗一名天旗九旒或作九游史記天官書曰參為白虎其面有句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九游晉書天文志曰參旗一曰天旗開元占經石氏外官占引石氏曰參旗九星在參西又甘氏外官占引甘氏曰九游九星在玉井西南

決陂潢而相浹

海賦於是乎禹也乃鑿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浹啟

龍門之岩嶺墜陵巒而嶄鑿李善曰說文曰浹灌也念孫案浹為潺浹字義與灌相近浹當為澌澌古沃字沃灌也言決陂潢之水而相灌也故李注引說文澌灌也以釋之隸書天字或作天故沃字或作浹形與浹相似因誤為浹五臣本作浹浹又浹之誤也澌與鑿為韻猶詩唐風從子于沃與白石鑿鑿為韻若作浹作浹則失其韻矣

淙大澗與沃焦

江賦出信陽而長邁淙大澗與沃焦李善曰說文曰淙水聲也念孫案李訓淙為水聲則與下五字義不相屬

今案淙者灌也言江水東流入海灌大壑與沃焦也李引元中記曰東海之沃焦水灌之而不已卽其證也廣雅曰澆沃淙曹憲音士降反灌漬也是淙與灌同義

鮫鮪踣蹶於垠

鮫鮪踣蹶於垠

今李善本如此

李善曰埤蒼曰踣蹶跳也求

悲切聲類曰偏舉一足曰踣蹶也渠俱切

舊本踣誤作踣今據李善

音及史記張儀傳索隱改

念孫案如李注則踣蹶本作踣踣謂二魚

跳躍於水厓也

楚辭天問鮫魚何所王注曰鮫魚鮫鯉也

焉其狀如牛渡居蛇尾有翼其名曰鮪是

史記張儀傳

虎賁之士踣踣科頭集解曰踣踣跳躍也索隱引韻集

云偏舉一足曰踣蹶義與聲類同又案呂向注云踣蹶行貌然則今李善本作踣蹶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慄慄

風賦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清涼增欬引之口慄

慄慄當為慄慄慄慄寡者誤倒耳慄慄清涼皆謂風

之寒也

李善注曰慄寒貌慄寒氣也

慄慄增欬皆感寒之貌也二句

相對為文且慄欬為韻古音俱在脂部若慄字則在質

部

質與脂古韻不同部慄字古通作栗詩三百篇栗字皆與質部之字為韻無與脂部之字為韻者其作慄

之字詩黃鳥與穴為韻楚辭九辨與瑟為韻慄穴瑟皆質部也

不可與欬為韻矣高唐

賦令人慄慄慄慄息增欬慄聲相近慄慄慄慄猶

林慄慄也彼賦亦以悽歎為韻楚辭九辯慄慄增歎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愴悵兮去故而就新悽與歎為韻愴怳與愴悵為韻又其一證矣

何今日之雨絕

鸚鵡賦何今日之雨絕若胡越之異區念孫案王粲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雨李善注引此賦曰何今日之雨絕又引陳琳檄吳將校曰雨絕于天江淹雜體詩雨絕無還雲李注亦引此賦據此則李善本本作雨絕明矣呂向注曰何今日雨相隔絕各在一方然則今本作雨絕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耳

竦余身而順止兮

思元賦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舊注曰竦立也止禮也念孫案竦敬也言敬余身而循禮也說文曰竦敬也字或作聳周語曰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身聳即此所謂竦余身也楚語曰晉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曰聳敬也

遊塵外而警天兮

遇九皋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遊塵外而警天兮據冥翳而哀鳴舊注曰警裁見也後漢書張衡傳注曰警視也念孫案此皆以警為警見之警非也警讀為擎擎

擊也

擊如鳳皇上擊九千里之擊

拂也

拂如鳴鳩拂其羽之拂高注呂氏春秋李春紀曰拂擊其

羽直刺上

言鶴遊塵外而上拂天也說文曰擊擊也字

或作撇漢書楊雄傳甘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蔑

蒙而撇天

此云遊塵外而瞥天下文云浮蔑蒙而上征語意與甘泉賦略同

顏師古曰

撇猶拂也李善引張揖三蒼注同作瞥者借字耳亦通

作蔽史記刺客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音匹結反蔽猶

拂也燕策作跪而拂席

漱飛泉之瀝液

漱飛泉之瀝液兮吐石菌之流英李善曰說文曰漱蕩

口也所又切引之曰李以漱為蕩口非也此漱字當讀

為款說文款吮也玉篇所角切字或作嗽一切經音義

二引三蒼曰嗽吮也又引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所角反

釋名曰嗽促也用口急促也漢書佞幸傳文帝嘗病癰

鄧通常為上嗽吮之顏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後漢書方

術傳嗽舌下泉咽之李賢曰嗽音朔論衡驗符篇曰建

初四年甘露下泉陵零陵洮陽始安洽道五縣民嗽吮

之甘如飴窳張載注魏都賦引司馬相如梨賦曰刷嗽

其漿其或作漱者假借字耳楚辭九章曰吸湛露之浮

涼兮漱凝霜之雰雰

漱與吸義相近故通俗文曰含吸曰嗽楚辭遠遊云吸飛泉之微液

猶此云漱飛泉之瀝液也遠遊曰滄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

朝霞後漢書列女傳注引論語撰考識曰水名盜泉仲尼不漱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陸機文賦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以上諸漱字皆音所角反說者多讀爲盥漱之漱音所又反非也今俗語猶謂含吸曰嗽音如煩數之數

翺鳥舉而魚躍兮

翺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舊注曰廣雅曰翺飛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飛鳥舉而魚躍甚爲不詞且訓翺爲飛則旣與魚躍不協又與鳥舉相複矣今案翺者疾也猶言條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僂疾也郭璞曰謂輕

疾也僂與翺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翺韓詩外傳翺作快快亦疾也說文趨疾也義亦與翺同

偉關雎之戒女

泗河林之綦綦兮偉關雎之戒女舊注引關雎首章四句又曰偉異也張衡傳注曰偉美也念孫案李賢訓偉爲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說之未明今案漢書杜周傳杜欽說大將軍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綏以配上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李奇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

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去留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晏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女戒故曰偉關雎之戒女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漢陳女戒庶幾乎關雎之見微義與此同也

怨高陽之相寓兮

怨高陽之相寓兮。倘頽頽而宅幽。舊注曰寓居也。念孫案寓訓為寄。不訓為居。寓當作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

文字字

荀子賦篇精微乎毫毛而大盈乎大寓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高其位大其寓東京賦威振八寓漢史晨祠孔廟奏銘周孔舊寓蕩陰令張遷碑開定畿寓字竝與字同大雅緜傳桑柔

傳魯頌閟宮箋及周語注竝云宇居也此言相寓謂相其所居之地故舊注訓寓為居而李善李賢皆不為寓字作音蓋所見本已譌為寓矣

姑純懿之所廬

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舊注曰懿美也。廬居也。李善曰杜預曰姑且也。張衡傳注同。念孫案二李訓姑為且非也。且純懿之所廬則為不詞矣。今案姑者息也。言自安於和靜而息乎大美之所居也。廣雅曰麤息

也曹憲音姑古無尪字俗姑爲之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媼亦息也爾雅曰苦息也苦讀爲監聲與姑近而義同

說見經義述聞王事靡盬下

後委衡乎元冥

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元冥

今李善本如此

舊注曰委屬

也水衡官名也

見漢書百官表

六臣本作後委水衡乎元冥五

臣作委水衡乎元冥張衡傳與五臣同念孫案五臣本及張衡傳是也昭二十九年左傳曰水正曰元冥故曰委水衡乎元冥言以水衡之職屬之元冥也舊注云水衡官名則正文內原有水字明矣六臣本作後委水衡

乎元冥者後人以上句有前字故加後字以對之後委水衡乎元冥斯爲不詞矣今李善本作後委衡乎元冥者又校書者嫌其不詞而刪去一字也乃不刪後字而刪水字其謬益甚矣

陪京沂伊

閑居賦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涘陪京沂伊面郊後市李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南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念孫案南都賦陪京之南本取陪輔之義此言陪京沂伊面郊後市則陪字當讀爲倍倍陪古字通禹貢至于陪展漢書地理志作倍尾左傳僖三十年焉用止鄭以陪鄰定四年分之土田陪敦釋文並作倍倍卽今向背字也

言家在洛水之浹背京向伊前郊後市也漢書張良傳云背河鄉雒東京賦云泝洛背河義竝與此同也晉書潘岳傳正作背京泝伊

芳酷烈之閭閻

長門賦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閻李善曰閭閻香氣盛也閭魚斤切引之曰上文之心音宮臨風淫陰音檐下文之吟南中宮崇窮音皆以東侵鹽三部之字為韻此古人合韻之常例也閭為諄部之字古無以東侵鹽諄四部合用者殆誤字也閭閻當為閭閻與菴同廣雅曰菴香也又曰菴菴香也曹憲音身含反凡字

之從奄聲音聲者多通用閭之為菴猶暗之為庵也高唐賦越香掩掩亦與菴同

委參差以棟梁

施瑰木之榑櫨兮委參差以棟梁李善曰言以瑰奇之木為榑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方言曰廉虛也廉與棟同音康念孫案如李說則棟梁之上必加承字而其義始明且以梁為屋梁則與上文飾文杏以為梁相複矣今案參差雙聲也棟梁疊韻也棟梁者中空之貌言眾榑櫨羅列參差而中空也方言廉空也郭璞曰廉窻空貌說文曰廉屋廉窻也窻廉也廉窻與棟梁同

說文繫傳窻力

畫反正與梁同音蓋說文舊音也玉篇音郎郎與梁古今聲有侈弁耳

遂積思而就牀 雷歎積息

無面目之可顯兮遂積思而就牀李善曰廣雅曰積壞也言壞其思慮而就牀引之曰李說非也思當為息字

之誤也馬融長笛賦曰雷歎積息

雷歎聲也下文雷叩

叩鍛聲也積猶噴也太息之聲也李善曰歎聲若雷息聲若積引爾雅焚輪謂之積皆失之陸機弔

魏武帝文曰循膚體而積歎陸雲登遐頌曰絕音積息

積之言噴也噴然太息而就牀也傅毅舞賦噴息激昂

李善曰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噴然太息說文曰噴太息

也噴與喟同以上李善注易林師之咸曰絕無以北惘然噴

思思亦息之誤噬嗑之復曰絕無以北惘然憤息憤又噴之誤也

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文賦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今李善本

如念孫案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李善本有亦而無故

五臣本有故而無亦今李善本兼有之者後人據五臣

本旁記故字而傳寫者因誤合之也六臣本作亦非華

說之所能精又云亦五臣作故劉良曰文章之妙故非

此輩所能精察而言是其明證矣

故聞其悲聲

志餘下

竟

洞簫賦故聞其悲聲

今李善本如此

則莫不愴然累歎攀涕

淚其奏歡娛則莫不憚漫衍凱

各本衍字皆譌作衍案五臣音苦汗切其爲衍

字明矣憚漫爲疊韻衍凱爲雙聲阿那腰膝者已念孫

案李善本故聞其悲聲本作故爲悲聲五臣本作故其

爲悲聲

見六臣本注

今作故聞其悲聲者後人以意改之也

不知爲悲聲奏歡娛皆指吹簫者言之下文愴然累歎

云云方指聽簫者言之若云聞其悲聲則已指聽簫者

言之與下文其奏歡娛句不類自亂其例矣藝文類聚

樂部引此正作故其爲悲聲

瞪瞢忘食

是以蟋蟀斥蠖蚊行喘息嘒蟻嚙蟻蠅蠅翾遷延徙

池魚瞰雞睨垂喙雀轉瞪瞢忘食況感陰陽之饒而化

風俗之倫哉念孫案瞪瞢忘食當爲殮字之誤也息

翾爲韻池睨爲韻殮倫爲韻藝文類聚引此已作食則

此字之誤久矣

狀若捷武

毅武孔猛

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又似流波洶濛泛漑趨

巖道兮念孫案狀若捷武武者士也言狀如趨捷之士

超騰踰曳也淮南覽冥篇勇武一人爲三軍雄高注曰

武士也江淮閒謂士曰武齊俗篇顏闔爲天下顯武脩

務篇勇武攘捲一擣高注竝曰楚人謂士為武漢書伍
被傳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史記淮南厲王傳士作武捷
武與流波相對為文是武為士也而李善云捷武言捷
巧如李注則狀若捷武之下必蓋謂士為武唐人己不
知有此訓矣七發云毅武孔猛袒楊身薄毅武亦謂果
毅之士也

噫可以進乎

舞賦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
可以進乎李善曰孔氏尙書傳曰噫恨辭也李周翰曰
噫歎聲歎其美可進為羣臣之樂念孫案二李斷噫字

為句非也噫可以進乎五字作一句讀噫讀為抑語詞

也言楚舞之妙如此抑者可進之以樂羣臣乎抑者猶

說見抑字或作意論語學而篇抑與之與漢石經抑作
下莊子駢拇篇曰意仁義其非人情乎意竝與抑同或言
意亦大戴禮武王踐阼篇曰黃帝頽頽之道存乎意亦
忽不可得見與秦策曰誠病乎意亦思乎意亦與抑亦
同或言意者晏子春秋稊篇曰意者非臣之罪乎墨子
節葬篇曰意者可邪漢書敘傳曰其抑者又作億震六
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抑者與意者同又作億震六
文王世子注見下史記吳王濞傳億亦可乎億亦與抑
亦同魏都賦億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贏之所曾聆億若
與抑若同下文云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又
浮景而幽泉高鏡即其證也李周翰訓億為遠非是
作噫小雅十月篇抑此皇父鄭箋曰抑之言噫震六二
億喪具王弼曰億辭也釋文曰億本又作噫文王世子

注億可以爲之也正義曰億是發語之聲釋文曰億本
又作噫繫辭傳曰噫亦要存凶則居可知矣噫亦與抑
亦同釋文正義斷噫字爲句訓莊子外物篇曰噫其非
爲歎聲非是說見經義述聞
至知厚德之任與新序雜事篇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
馬乎投石而超拒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噫將使我出
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韓詩外傳法言
五百篇曰噫者吾於觀庸邪意億噫竝與抑同說者多
以噫爲歎聲失之矣

惟鍾籠之奇生兮

長笛賦惟鍾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呂向曰奇生

謂生奇質也念孫案如呂說則奇下須加質字而其義
始明今案奇讀爲寄寄託也言託生於山崖也故下文
卽云託九成之孤岑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
江南之邱墟意與此同楚辭七諫曰便娟之脩竹兮寄
生乎江潭尤其明證也

膺峭陲腹陘阻

膺峭陲腹陘阻李善曰言以膺服於峭陲而腹突於陘
阻也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陲許慎曰峭峻也字林曰陲
小崩也爾雅曰山絕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念孫案李
說陲陘二字皆失其義廣雅曰陲險也考工記則於馬
終古登陲也鄭

注曰陴阪也。士林賦曰巖陴飀錡摧峯岬錡是陴爲險貌也。廣雅又曰陴阪也。孟子盡心篇山徑之蹊闢介然。趙注曰山徑山之領法言吾子篇曰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徑崕竝與陴同是陴爲阪也。此言山阪險峻伐竹者匍匐而上故曰膺陴陴腹陴阻陴非崩陴之陴陴亦非連山中斷之陴也。

中息更裝

蓋滯抗絕中息更裝李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而奏之李周翰曰此吹笛聲也而云更裝者謂中道息聲更調理而吹之亦如人之將裝結而出也念

孫案二李說更裝二字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辭今案裝

讀爲壯壯盛也言笛聲中息而復盛也壯字古讀若莊

故與裝通楚辭遠遊精醇粹而始壯與行鄉陽英放爲韻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曰壯音莊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曰莊一本作壯柳風君子此下二句云奄

借老箋顏色之莊釋文曰莊本又作壯忽滅沒曄然復揚奄忽滅沒所謂中息也曄然復揚所

謂更壯也

丸挺彫琢

丸挺彫琢

丸挺彫琢刻鏤鑽筭李善曰韓詩曰松柏丸丸薛君曰取松與柏然則丸取也漢書音義如淳曰挺擊也舒連

切今李善本此下有一作挺老子曰挺埴以為器云云凡四十九字皆與李注不合蓋後人取他書附入者六臣本無此

四十九字念孫案李說非也丸之言和也和土以為

器也和丸聲相近故凡字之讀若丸者或讀若和其讀若和者亦然再貢和夷底績水經桓水注引鄭注

日和讀曰桓如淳注漢書酷吏傳曰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說文雀鴟屬也讀若和皆其例也淮南俶

真篇曰挺捫萬物揣丸變化義與此丸字相近挺亦和

也老子挺埴以為器河上公曰挺和也埴土也和土以

為飲食之器大元元交與陰陽挺其化蕭該漢書敘傳

音義引宋忠注曰挺和也淮南精神篇譬猶陶人之剋

挺埴也蕭該引許慎注曰挺揉也齊策桃梗謂土偶人

曰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為人高誘曰挺治也義與和

竝相近丸挺二字承上文暴辛為埴而言鄭注周官小

師曰埴燒土為之

心慷慨以忘歸

琴賦羨斯嶽之宏敞心慷慨以忘歸李善曰爾雅曰愷

愷樂也史記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念孫案如

李注則正文本作心康愷以忘歸今作慷慨者後人據

五臣本改之也爾雅曰愷康樂也說文曰愷康也則李

注引爾雅本作康今作慷者又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

之也神女賦曰心凱康以樂歡凱與愷同此言山形宏

敞令人樂而忘歸故李注又引史記樂之忘歸為證若

改康愷為慷慨則與上下文都不相屬矣五臣本作慷
慨訓為歎聲皆非是

狀若詭赴

或閒聲鎔糅狀若詭赴李善曰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
也呂延濟曰詭疾也言閒聲緒襍狀如疾而相赴念孫
案詭詐相赴於義未安訓詁為疾尤未之前聞今案詭
者異也高誘注淮南說林篇曰詭不同也薛綜注西京賦曰詭異也赴趨也言閒聲
鎔出若與正聲異趨也下文曰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是
其明證矣

若浮海而望碣石

高唐賦崒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念孫案石
字後人所加碣與上文之會下文之磔厲瀉滯邁塚竄

李善注引字林竄七外切擊為韻後漢書竇憲傳封神邱兮建隆碣

曜其碣與厲際滅邁又世為韻並與此同若加石字於下則失其韻矣史記

天官書勃碣海岱之閒氣皆黑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

閒一都會也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是碣石亦可謂

之碣不必加石字也李善注曰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

碣石引尚書孔注碣石海畔山也而不單舉碣字作解

云碣碣石山也則所見本已衍石字

窶窶窶冥

俯視峭嶮窳窳窳冥李善曰窳窳空淡貌窳苦交切念
孫案窳字從穴圭聲不得有苦交之音蓋其字本作窳
從穴羔聲故李音苦交切窳窳疊韻字也集韻窳邱交
切邱交與苦交同音窳窳空寂是其明證矣燒瓦窳謂之窳音餘昭反亦取空中
義長笛賦窳窳巧老港洞坑谷李注曰窳窳巧老淡空
之貌窳苦交切窳郎交切窳窳與窳窳同窳窳二字草
書相似故窳字譌而為窳墨子備突篇置窳窳後漢書
袁紹傳注引此譌作窳是其證也考玉篇廣韻窳字皆
無苦交之音集韻爻部內收窳字音邱交切是矣乃又
收窳字音於交切云窳窳淡遠貌則已為誤本文選所

惑

當年遨遊

王雱鸕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巫雞高巢其鳴啾啾當
年遨遊李善曰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引之
曰年當為羊草書之誤也當羊即尚羊尚讀如常古字假借
耳楚辭惜誓託回鶻乎尚羊王注曰尚羊遊戲也正與
遨遊同義或作常羊或作徜徉竝字異而義同其一本
作子當千年萬世遨遊詞理甚為紕繆且賦文兩句一
韻多一句則儻互不齊蓋後人妄改之也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志餘下

巽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延年益壽千萬歲李善曰呂氏春

秋曰凡人九竅五藏惡之精氣鬱案呂氏春秋達鬱篇云凡人三百六十節

九竅五藏六府病之留惡之生也精氣鬱也此所引有脫夾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念

孫案九竅通鬱精神察察下本無滯字此與延年益壽

千萬歲皆以七字為句今本作精神察滯者後人以察

字與上下文韻不相協又見注內有鬱滯不通之語因

加入滯字以協韻耳不知李注自解鬱字非解滯字又

不知察字古讀若際繫辭傳萬民以察與契為韻越語

篇施四海際天地文先無陽察與蔽藝為韻淮南原道

子道原篇際作察正與旆蓋逝會害逮歲為韻也精

神察者爾雅曰察清也鄭注禮器曰察明也若云精神

察滯則不詞之甚矣五臣本無滯字

志未可乎得原

神女賦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李善曰原本

也念孫案原者度也言其志未可付度也廣雅曰諛度

也諛與原古字通韓子主道篇曰掩其跡匿其端下不

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曰原度天道禍福所移皆其證

也下二句云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正申明

志不可原之意

於赫君子

韋孟諷諫詩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

歲月其徂年其逮者於赫君子庶顯于後李善曰歎美
 管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允顯于後念孫案如此注則
 李善本本作於管君子漢書韋賢傳亦作管顏師古曰
 言管之君
子庶幾善道所以
 能允顯於後世也於管君子謂秦繆也追思黃髮歲月
 其徂皆約舉秦誓文也李周翰注曰於赫美也言何不
 美君子之道庶允明於後代據此則五臣本已作於赫
 君子今李善本亦作赫則後人據五臣改之耳管字俗
 書作昔赫字俗書作赤二形相近故管譌為赫於赫美
 也古亦無此訓

未若託蓬萊

郭璞遊仙詩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念孫案蓬萊本
 作蓬藜後人以此是遊仙詩故改蓬藜為蓬萊也不知
 此章但言仕不如隱未及神仙之事朱門何足榮承上
 京華遊俠窟而言未若託蓬藜承上山林隱遯棲而言
 蓬藜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子飯麻蓬藜脩
 道白屋之下是也漢書司馬遷傳注云藜草似蓬蓬藜
 皆穢草而形相似故書傳多並稱之
月令曰藜莠蓬蒿並興昭十六年左傳曰斬
 之蓬蒿藜藿管子小匡篇曰蓬蒿藜藿並興下文靈谿
 可潛盤安事登雲梯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仍是此
 意登雲梯猶言致身青雲耳李善云仙
 人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非是此章藜字與樓
 莢梯妻羝齊為韻於古音屬脂部第六章高浪駕蓬萊

與災臺杯頤孩孩才爲韻於古音屬之部二部不相通用此非精於周秦兩漢之音者不能辨也李善注引封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作蓬萊矣

結綬生纏牽

左思招隱詩結綬生纏牽彈冠去埃塵李善曰說文曰纏繞也念孫案纏當爲纏坎上六係用徽纏馬融曰徽纏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纏韓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之弟子駕千里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馬不千里王良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

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張華勵志詩纏牽之長實累千里顏延之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纏牽李注竝引韓策爲證此纏牽卽纏牽之誤而李讀爲纏繞之纏蓋偶未檢也張華荅何劭詩云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纓綬爲徽纏文憲焉可踰與此結綬生纏牽同意

反稅事巖耕

顏延之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詩空倉疲廊肆反稅事巖耕李善曰說文曰稅租也李周翰曰言己素嘗疲倦於廊廟之列今欲反輸國稅事耕巖石之下念孫案二

李以稅為租稅非也。稅讀如稅駕之稅。爾雅曰：稅，舍也。言反舍於家而事巖耕也。

誰肯相為言

古辭飲馬長城窟，行人門各自媚。誰肯相為言，李善曰：人入門，咸各自媚，誰肯為言乎？皆不能為言也。李周翰曰：誰肯相為訪問而言者，念孫案：二李皆未解言字之意。言即問也。謂誰肯相為問也。爾雅曰：訊，言也。郭璞曰：相問訊。廣雅曰：言，問也。聘禮：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鄭注曰：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曲禮：君言不宿於家。注曰：言謂有故所問也。曾子問：召公言於周公，正義

曰：言猶問也。哀公問：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己重乎？史記倉公傳：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此皆古人謂問為言之證。

長夜無荒

陸機短歌行：來日苦短，去日苦長。今我不樂，蟋蟀在房。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肴既臧。短歌有詠，長夜無荒。李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念孫案：荒者，虛也。言無虛。此長夜也。爾雅：溲，虛也。溲，本或作荒。釋文引郭璞音義如此。大雅：召閔，正義。大雅：桑柔篇，具贅卒荒。召閔篇：我居圉卒荒。周語：田疇荒蕪。毛

傳鄭箋韋注竝云荒虛也此詩但言及時行樂與唐風好樂無荒異義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七發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李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念孫案李訓挺為動則分挺與解為二義矣今案鑠亦消也挺亦解也呂氏春秋仲夏紀挺眾囚益其倉高注曰挺緩也鄭注月令曰挺猶寬也義與解亦相近字或作挺呂氏春秋勿躬篇百官慎職而莫敢愉挺今本挺譌作挺辯見上卷注曰愉解也挺緩也緩亦解也故序卦傳曰解者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宐小挺緩令得逃亡傳變

傳賦得竟挺李賢注竝曰挺解也下文筋骨挺解義與

此同

寂謬菁蓼

寂謬菁蓼蔓草芳苓李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菁蓼二草也字書曰菁蓼草也毛萇詩傳曰蓼水草也念孫案李說非也寂謬菁蓼四字皆疊韻謂草貌也既言寂謬而又言菁蓼者文重詞複以形容之若風賦之被麗披離子虛賦之罷池陂陀上林賦之歲魄嶮廐池沘鹿矣

乘牡駿之乘

駕飛輪之輿乘壯駿之乘念孫案壯當為壯爾雅曰駿壯大也又曰奘駟也方言曰奘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奘或謂之壯說文曰壯大也奘駟大也駟壯馬也楚辭九歎同駑羸與乘駟兮王注曰乘駟駿馬也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然則壯奘駟駿四字名異而實同壯駿即駟駿也作壯者字之誤耳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李善曰言忠誠為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念孫案誠必不悔以誠必二字連讀非以必不悔三字連讀誠必與決絕相對為

文管子九守篇曰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曰伏羲誠必謂之節皆其證也決絕以諾以與已通言或已或諾俱決絕而無猶豫也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鄭注

曰已謂不許也逸周書官人篇曰已諾無決

李注皆誤

簪扶桑

凌赤岸簪扶桑李善曰說文曰簪埽竹也念孫案訓簪為埽竹則與扶桑二字義不相屬且與上句凌字不對矣今案簪者埽也言濤勢之大凌赤岸而埽扶桑也簪字本作彗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埽也聖主得賢臣頌

曰忽若簪汜畫塗簪汜猶言掃穢也如淳曰若以簪掃於汜灑之處非是

辯見漢書東都賦曰戈鋌彗雲羽旄掃霓義亦同也

讓中書令表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哉呂向曰愈勝也念孫案愈即愉字爾雅曰愉樂也樂與苦正相反恭命則樂承上富貴寵榮而言違命則苦承上刑罰貧賤而言愉與愈古字通荀子正論篇形至佚心至愉君子篇愉作愈

灌章邯

鄒陽上書吳王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曰章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念孫案灌章邯本作水章邯後人不解水字之義又見應注云以水灌其城故改水為灌不知應注自解水字非解灌字也以水灌之故曰水魏策曰決熒澤而水大梁是也漢書鄒陽傳正作水章邯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枚乘上書諫吳王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念孫案此本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今作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者後人依孟子句法刪之也離婁篇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不知得

志餘下

三

全全昌失全全本出史記田完世家素隱曰全昌者謂事君無失則身名獲昌故云全昌也故李善引之以為證刪者謬矣漢書枚乘傳說苑正諫篇竝作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也

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

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念孫案首句上字次句極字皆後人所加極天命之壽謂終其天年耳非必上壽也弊盡也極天命之壽則盡無窮之樂矣不必言極樂也且極天命之壽以下皆五字為句加入上極二字則句法參差矣枚乘傳及漢紀說苑皆無上極二字五臣本無極字

手可擢而抓

夫十圍之木始生而櫟足可擢而絕手可擢而抓今李善本如念孫案手可擢而抓抓本作拔今作抓者後人據李善注改之也今案李注云廣雅曰擢抓也此自釋擢字之義非釋抓字之義下又云字林曰抓壯交切此是釋注內抓字之音與正文無涉後人不察而改拔為抓謬矣且拔與櫟絕為韻若改為手可擢而抓則非但文不成義且失其韻矣五臣本及枚乘傳說苑竝作手可擢而拔六臣本注云拔善作抓則所見已是誤本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報任少卿書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今李善本如此
念孫案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句而流俗人之言句
故蘇林曰而猶如也言視少卿之言如流俗人之言而
不相師用也六臣本注云而用善本作用而是其證也
若如今本作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則而字不得訓
為如矣又案張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
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所言據此則五臣本
亦作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明矣今本用而作而用
則後人以意改之也六臣本注引李善本作用而而今
本亦作而用則又後人據已誤之五臣本改之也漢書

司馬遷傳亦作用而足以互證矣此篇原文多經後人
增改當以漢書參校今略舉數條不能具論也

自守奇士

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念孫案自守奇士本作自奇
士言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然觀其為人自是
奇士奇士二字統事親孝以下七事而言若加一守字
則失其義矣今本作自守奇士者後人加守字以成四字句耳下文躬流涕躬下加自字拘羨里具五刑拘具下並加於字鄙沒世鄙下加陋字祇取辱祇下加足字皆此類也張銑曰自守奇節之士則五臣本已有守字
司馬遷傳無守字

倡優所畜

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念孫案倡優所畜本作倡優畜之謂主上以倡優畜之也若云倡優所畜則義不可通矣蓋後人欲與上下兩所字一例故改畜之為所畜而不知其謬也張銑曰如倡優女樂所畜以爲調戲者則所見本已作所畜司馬遷傳正作倡優畜之

鄙陋沒世

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念孫案鄙陋沒世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鄙王注曰鄙恥也廣雅同恥沒世而文不著也此句鄙字與上句恨字相對爲交後人於鄙下加陋字謬矣呂向斲恨私心有所不盡

鄙陋爲句其謬益甚司馬遷傳及藝文類聚引此俱無

陋字

適足取辱耳

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念孫案適足取辱本作祇取辱小雅我行其野傳曰祇適也昭十三年左傳曰犬福不冉祇取辱焉是也李善本作適足取辱五臣本作祇足取辱皆後人所增改司馬遷傳正作祇取辱

諸儒博士

移書讓太常博士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念孫案諸儒博士儒字後人所加諸博士卽諸儒不當於博士之外

更言諸儒也李善及呂延濟注竝云諸博士不肯與歆
論議相對則善及五臣本皆無儒字明矣漢書劉歆傳
亦無儒字

以尚書為不備

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念孫案以尚書為不
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不信古文尚書而以今文二
十九篇為已備故曰以尚書為備非謂其不備也李善
引薛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今
連大誓為二十九篇此云二十八篇者除大誓計之也
蓋瓚晉初人魏晉間偽古文尚書已出以為作之大誓
為增多伏生之篇而摛伏生之大誓而不數故但云今
文二十八篇薛見經義述聞伏生尚書二十九篇說

不知本有百篇呂向曰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二十篇當
二十九篇今文顧命與康王以為備矣據此則李善及
五臣本皆作以尚書為備明矣今本備上有不字者後
人不曉文義而妄加之耳劉歆傳無不字

乃湮洪塞源

難蜀父老乃湮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念孫案乃
湮洪塞源塞字後人所加湮洪源者湮塞也謂塞洪水
之源也若改為湮洪塞源則不特塞與湮詞意相複且
湮洪二字文不成義矣後人改為湮洪塞源者欲其句
法與下二句相對而不知其義
之不可通也文
選中往往有此史記漢書司馬相如傳俱無塞字史記
作乃

志餘下

卷

理鴻水漢書
作乃理洪原

躬腠胝無胝

躬腠胝無胝，膚不生毛。李善曰：孟康曰：腠，腠理也；韋昭曰：胝，其中小毛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躡也。竹施切。念孫案：躬，腠胝無胝，句法甚累。史記作躬胝無胝。集解曰：徐廣曰：胝音竹，移反。一作腠，音湊，膚理也。索隱本作躬胝胝無胝。云：張揖曰：腠，一作胝。胝，理也。胝音丁，私反。漢書作躬胝無胝。今本作躬胝胝無胝，胝為胝之譌。胝胝二字後人所加，說見劉氏端臨。漢學張晏曰：胝，湊理也。合史記漢書文選考之，是史記作胝。一作腠。漢書作胝。一作胝。張揖孟康並作胝，見上李善注及史記索隱。

或古聲相近，故或或作腠。而文選及史記索隱，則腠胝二字並載。揆厥所由，皆一本作腠，一本作胝，而後人誤合之也。史記作胝，又作腠，卽其明證矣。而李善、劉良、司馬貞皆並解胝胝二字，則其誤已久。獨賴有徐廣胝一作腠之語，可識其致誤之由耳。

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

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今李善本如此。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念孫案之宇二字，後人妄加之也。鷦鷯二句相對為文，且澤字古讀若鐸。說見唐韻正。與廓為韻，若加之宇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而韻亦不諧矣。五臣本及史記漢書漢

紀皆無之字三字

且筆字夷險芟荒

蒼賓戲方今大漢洒埽羣穢夷險芟荒注晉灼曰發開

也今諸本皆作芟字念孫案據晉灼注則正文作夷險

發荒可知發者發之俗字也發發聲相近玉篇發匹葛扶葛二切

故發通作發發亦夷也說文發以足蹋夷艸引春秋傳

隱六年曰發夷蘊崇之是也諸本作芟蓋即發之誤又案

晉灼注漢書而訓發為開則漢書敘傳亦必作發荒今

本敘傳作芟蓋亦發之誤

伯夷抗行於首陽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

箠瓢

念孫案伯夷抗行於首陽四句當從漢書敘傳作夷抗

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箠瓢孔終篇於出

狩今李善本夷作伯夷惠作柳惠顏耽樂作顏淵樂皆

後人妄增改之也夷抗行於首陽以下皆以六字為句

今改夷為伯夷惠為柳惠則句法參差其謬一也謂柳

下惠為柳惠其謬二也夷與惠對顏與孔對今改顏耽

樂為顏淵樂則與孔終篇不對其謬三也五臣本無伯

字柳字顏耽樂作顏潛樂義得兩通降志於辱仕各本

於字竝譌作而

虎嘯而谷風泐龍興而致雲氣

念孫案聖主得賢臣頌虎嘯而谷風泐二句本作虎嘯而風泐龍興而致雲今李善本風上有谷字雲下有氣字皆後人所加也彼見四子講德論云虎嘯而風寥展龍起而致雲氣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與此大略相同故於雲下加氣字不知本文原無氣字也蓋彼以辰氣爲韻故雲下有氣字與此不同也又見楚辭七諫及淮南天文篇竝云虎嘯而谷風至故於風上加谷字不知本文亦無谷字也如有谷字則李善當引楚辭淮南爲證今乃引管輅別傳云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

嘯動於吳林二數相感故能運風則風上本無谷字明矣嘯賦注引此正作虎嘯而風泐龍興而致雲五臣本及漢書王褒傳漢紀竝同

祚爾輝章

漢高祖功臣頌祚爾輝章李善曰章印章也張銑曰福汝輝榮之寵章念孫案李張二說皆非也輝讀爲徽徽旌旗之屬徽章猶言旗章祚賜也見齊語注言賜爾以徽章也大雅韓奕曰王錫韓侯淑旂綬章是也說文曰徽識也識今作徽以絳徽帛著于背引昭二十一年左傳揚徽者公徒今本作徽大傳殊徽號鄭注曰徽號旌旗之名也

徽所以爲表章故曰徽章齊策曰章子變其徽章以雜秦軍是也宋孝武宣貴妃諫曰徽與輝古字通亦通作揮東京賦曰戎士介而揚揮

立基孝公

勳秦美新立基孝公

今李善本如此

茂惠文奮昭莊念孫案立

基孝公立字後人所加基孝公者爾雅曰基始也言秦之疆始於孝公也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皆以三字爲句加一立字則句法參差矣五臣本及藝文類聚所引皆無立字

咸稽之於秦紀

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秦紀李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之而著之秦紀呂向曰稽述也紀記也言述之於秦史以記其事念孫案李呂二說皆非也商頌元鳥正義引尚書緯曰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鄭注堯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韓子主道篇曰係吾所以往而稽同之章注越語曰紀法也言改制度軌量而同之於秦法也史記秦始皇紀曰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是其事也

狙獷而不臻

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獷而不臻李善曰說文曰狙犬

暫齧人又曰獷犬不可親附也張銑曰鳳皇麒麟皆以秦如惡狗而不至也狙獷犬齧人者也念孫案李解狙字之義未當張則大謬矣狙讀爲虛廣雅曰趨狙虛也虛曹憲音在何反謂驚去之貌也虛與狙古字通說文曰狙犬狙狙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狙又曰獷犬獷獷不可附也然則狙獷皆驚去之貌言麟鳳高飛遠走而不至也

神歇靈釋

神歇靈釋海水羣飛李善曰釋猶緒也言神靈歇其舊緒不福佑之釋或爲液海水喻萬民羣飛言亂五臣本

釋作液劉良曰天地神祇以秦無道之甚故歇其靈潤滋液不降福祥也念孫案李對二注皆不得其解而爲之詞今案釋者終也神歇靈釋海水羣飛言始皇既沒而天下皆叛也釋字本作斃釋液皆其借字也又借作射說文曰斃終也廣雅曰釋終也又曰疆釋終窮也魯頌駟篇曰思無疆又曰思無斃白虎通義曰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此皆古人謂終爲斃之證張衡靈憲曰神歇精斃義與此同也

有馮應而尙缺

上覽古在笱有馮應而尙缺焉壞徹而能全李善以馮
 應為依憑瑞應呂向曰憑仁義而感瑞應念孫案應讀
 為膺馮膺猶服膺也服與馮一聲之轉中庸曰拳拳服
 膺而弗失之士喪禮馮尸鄭注曰馮服膺之喪大記馮
 尸注曰馮謂扶持服膺莊子盜跖篇曰馮而不舍又曰
 服膺而不舍服膺即馮也服與伏古通用服膺之為馮
 膺猶伏軾之為馮軾史記酈生傳伏軾下齊馮琴史記魏世家中期馮琴索苗伏之為苗馮也史記
傳未嘗敢均茵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康誥曰應保殷
伏漢書作茵馮膺與應古同聲而通用民周語曰膺保
明德應保即膺保魯頌閟宮篇戎狄是膺史記建元以
來侯者年表膺作應孟子滕文公篇戎狄是膺音義曰

膺丁本此承上文帝王之道不可離而言言上覽古笱
 有服膺斯道而尙有缺失者矣未有壞徹斯道而能自
 全者也服膺與壞徹意正相對說者不達乃讀應為瑞
 應之應宜其詰鞠為病矣

其疇離之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
 登假皇穹鋪衍下土非新家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
 劉良曰離治也念孫案應治二訓皆於古無據且於義
 未安今案離者被也言非新家其誰被此祥瑞也後漢
 書東平憲王傳策曰今詔有司加賜鸞輅乘馬龍旂九

旒虎賁百人奉送王行匪我憲王其孰離之句法正與此同李賢曰離被也班固杜根張衡傳注並同言非憲王誰更被蒙此恩也

覺德不愷

夫不勤勤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李善曰不懇懇則覺德不和也毛詩曰有覺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劉良曰不懇懇則悟大德不和其化也覺悟也念孫案李解愷字之義未當劉則并誤解覺字矣今案覺大也愷明也言不懇懇則大德不明於天下也孝經引詩有覺德行鄭注曰覺大也小雅斯干篇有覺其楹毛傳曰有覺言高大也緇

衣引詩覺作楛鄭注曰楛大也直也爾雅曰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訓愷為明字亦作闔廣雅曰闔明也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公先正罔不夷儀李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劉良曰百官羣公之治既正無不端平有等差也夷平也念孫案李說羣公及夷儀皆失之劉說尤謬今案羣公先正即上所謂鬼神大雅雲漢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是也爾雅曰夷悅也郭注引詩我心則夷又鄭風風雨篇云胡

不夷商頌那篇亦不夷言羣公先正之神無不悅其禮
儀故曰鬼神之望允塞也下文云姦宄寇賊罔不振威
振威與夷儀相對為文是夷為悅也

猶可得而脩也

典引厥有氏號紹天闡繹莫不開元於太景皇初之首
上哉奠乎其書猶可得而脩也呂向曰其書尙可得脩
治也念孫案脩當為循字之誤也隸書循脩二字傳寫
往往譌混繫辭傳損
德之脩也釋文脩馬本作循莊子大宗師篇以德為循
釋文循本亦作脩晉語矇瞍脩聲王制正義引作循聲
史記商君傳湯武不循古而王索隱曰商君書作脩古
管子九守篇循名而督實呂氏春秋盡數篇射而不中
反循于招何益于中韓子五蠹篇聖人不期循古趙策
循禮無邪今本循字並譌作脩漢北海相景君碑陰故

循行都昌台邱暹金石錄曰案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
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
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
作循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
脩字畫相近遂致訛謬邪隸續曰循循二字循者述也
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俗用循者述也
邶風日月傳曰述循
也廣雅曰循述也太景以前不可復考故上文曰踰
繩越契寂寥而亾詔蒼系不得而綴也太景始作八卦
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故曰其書可得而述非謂
脩治之也後漢書班固傳亦誤作脩

匿亾回而不泯

匿亾回而不泯匿古隱字也逸周書大戒篇曰克禁淫
謀厭匿乃雍管子七法篇曰百匿傷上
威韓子主道篇曰處其主之側為姦匿匿並與隱同漢
書五行志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隱周官保章氏疏後

志餘下

壹

漢書蔡邕傳注文選月賦注引書大傳並作側匿微胡瑣而不頤呂延濟曰回

邪也班固傳作慝亾迴而不泯李賢曰慝惡也迴遠也瑣小也頤養也言凶惡者無遠而不滅微細者何小而不養也念孫案迴與瑣相對為文則作迴者是也迴譌為迴因譌為回耳呂訓回為邪則是惡無邪而不泯不詞之甚矣微讀為徽徽善也說見班固傳

有不俾而假素罔允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作者七十有四人有不俾而假素罔允度而遺章今其如台而獨闕也李善曰言前

封禪之君有天不使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

之度而遺其篇章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傳曰台我也

班固傳注以允度為允揚法度餘與李善注略同五臣注甚

謬故不錄念孫案李善以不俾為天不使允度為光明之度

如台為如我李賢又以允度為允揚法度皆不得其解

而為之詞也今案不俾者不從也爾雅曰俾從也君頤

俾猶魯頌言至于海邦莫不率從也度與宅古字通允度即允宅也書序

曰咎在帝堯聰明文思允宅天下是也薛瓚注漢書韋元成傳曰古文

宅度同大雅皇矣篇此維與宅論衡初稟篇引作度文王有聲篇宅是鎬京坊記引作度又堯典宅而周官縫

人注引作度五流有宅史記五帝紀作度禹貢是降邱宅土風俗通義引作度三危既宅夏本紀作度立政文

王惟克厥宅心漢石經作度凡古文尙書例作宅今文尙書例作度孟堅本用今文此言尙度即書序之宅猶上文言正位度宗即顧命之恤宅宗也尙宅天下者廣宅天下也周頌敬之傳曰尙廣也尙與廣義同而字亦相通周語熙廣也章注引鄭司農云廣當爲尙堯典曰尙被四表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曰廣被四表荀子禮論篇曰積厚者流澤廣大如台者奈何也湯戴禮禮三本篇作流澤尙皆其證也如台者奈何也誓夏罪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而伯戲黎今王其如台曰其如台史記作乃曰其奈何而伯戲黎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是古謂奈何爲如台也盤庚下稽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三子若不詆訾聖人則顏閔之徒其奈何也漢書敘傳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言奈何不言自匡正之也說者皆訓台爲我而其義遂不可通矣言自古封禪之君有海內未盡率從而尙假竹素者未有尙宅天下而遺其文章者今其奈何而獨闕也郭有道碑

如何而闕斯禮句法本此

尙允不陽

念孫案班固述成紀炎炎燎火亦允不陽亦發語詞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是也經傳中若是者多矣今李善本作尙允不陽者後人但知亦爲連及之詞而不知其爲發語詞故妄改爲尙不知此謂火之不揚非謂其尙也小雅正月篇燎之方揚亦謂火非謂尙也五臣本及漢書敘傳漢紀皆作亦允不陽李善引張晏注曰天子委政王氏亦不熾矣據此則正文本作亦允不陽明矣今本亦不熾矣作不亦熾乎又今本漢書張晏注作不熾矣皆後人不曉文義而妄改之

躬親節儉

念孫案非有先生論舉賢才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五臣本及漢書東方朔傳竝作躬節儉六臣本注云躬善本作親據此則李善本本作親節儉今作躬親節儉者校書者據五臣本妄記躬字而後人誤合之也自舉賢才以下皆以三字為句加入躬字則句法參差矣下文放鄭聲以下七句開內藏以下六句亦以三字為句

但懸曼矐

四子講德論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矐

蒲苴不能以射李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張銑曰蒲苴子善弋射者也與曼矐不與其弓則不能發射也念孫案李張皆未解懸字曼字之義懸謂繳也繳繩也矐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懸繫也淮南說山篇好弋者先具繳與矐高注曰繳大綸矐短矢繳所以繫矐是也曼者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矐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廣雅曼無也小爾雅同法言寡見篇曰曼是為也五百篇曰行有之也病曼之也皆謂無為曼但懸曼矐與空柯無刃相對為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曼一聲之轉無之轉為曼猶蕪菁之轉為蔓菁矣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

今李善本如此

游觀乎道德之域念孫

案匍匐二字後人妄加之也偃息乎詩書之門游觀乎道德之域皆以七字為句加入匍匐二字則非特句法參差且文不成義矣五臣本無匍匐

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

念孫案王命論貪不可冀無為二母之所笑無字本在貪字上言母貪不可冀望之事為二母所笑也漢書敘傳作母貪不可幾漢紀作無貪不可幾者是其證又案李周翰注云勿貪帝位終不可冀望徒為二母所笑則

無字本在貪不可冀之上明矣今本無字在下句為字上蓋後人不曉文義而妄移其次耳

棲遲泌邱

郭有道碑交棲遲泌邱善誘能教李善曰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念孫案毛以泌為泉水此言泌邱則與毛傳異義案廣雅曰邱上有木為秘邱此碑云棲遲泌邱而周臣勝碑亦云洋洋泌邱于以逍遙又東晉元居釋曰學既積而身困夫何為乎秘邱抱朴子正郭篇曰廁高潔之條貫為秘邱之俊民泌秘字異而義同蔡邕張揖束皙葛洪並以泌為邱名說與毛異蓋本於三

家也

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躄為廉

念孫案弔屈原文世謂隨夷為溷兮謂跖躄為廉本無兩為字今有之者後人以下文云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故加之也不知此二句言謂不言為下二句言為不言謂互文也若此二句有為字則不成句法矣史記漢書賈誼傳俱無為字

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念孫案巨字後人所加既言吞舟之魚則不必更言巨矣

列子揚朱篇曰吞舟

之魚不游枝流也楚篇曰吞舟之魚碭而失水

呂氏春秋廣勢篇曰吞舟之魚楚詩外傳曰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

吞舟之魚史記離騷曰網漏於吞舟之魚後人以

季善注云尋常之瀆無所還其體因於正文內加巨字不知此別

正文內本有巨字吞舟之魚今本作吞舟巨魚亦是後

人改下

謂大魚腹中可容船也

自無巨字

之大遠夫何往而不縶將覆篲於

張銑曰為山將至

早

